

1 不知道还有谁记得 2012 年 7 月山东临沂市的那场大雨。

雨是在晚上 9 点多下起来的，彼时，我刚刚自医院回到住处，关上后门，听见雨打窗棂的声音。几分钟后，暴雨如注。

一整晚，雨滴和雨滴之间便再也没有了任何间隔，那种声音的紧密，在某个瞬间，带给我几乎无声的错觉。

整夜未眠，期待着它可以停下来，在天亮之前。

终究是未能如愿。4 点半，雨势似乎渐弱。我去厨房，用微波炉熟练地蒸了 3 只鸡蛋。蒸好后，倒入保温桶，在上面撒了厚厚一层白糖。

平常，是 6 点钟准时把鸡蛋蒸好，6 点一刻出门。但这样的天气，无法借助任何交通工具，只能步行，所以，要早早出发。

换好衣服——T 恤和短裤，平底凉鞋，为简捷方便。然后把保温桶放入斜挎的背包，挂在左肩，右手撑起一把伞，5 点钟准时出门——计算了一下路程，步行一个半小时应该足够。

下到一楼的时候，看到楼道里涌进的积水，踩过去，推开楼道的铁门，整个小区已是一片汪洋。

往前，积水顷刻没过了小腿。

2 趟着水走出小区。这个城市东高西低，小区在中央的位置，街道已犹如湍急的河流，水自东向西，急速地奔涌。街道两旁的门面房，齐齐陷在河流里。

简单目测，水深至少半米。

试探着踏进水流，水面立刻没过膝盖，到了大腿的位置，打湿了短裤的裤边。街灯昏暗，除了雨幕中灰蒙蒙的建筑物和这条漫长不见尽头的河流，没有车辆和行人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。

我必须逆水前行。

这封信提前了 16 年。提前 16 年写的好处是：有 16 年的时间来修改，更正，增补；坏处是：16 年里都得不到回信。

吾儿喜禾：

这封信本来打算你 18 岁的时候给你写的。你在地外读大学，来信问我对你找女朋友一事的看法。我再次重申，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四年，应该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要以恋爱为重。至于学习，如果还有时间，就去抄抄同学作业。

还有一点，你父亲必须提醒你的：不许在宿舍打麻将！麻将洗牌的动静太大，易为校方所发现。别跟我把你女朋友的连衣裙垫在桌子上了，没用的，就算把你女朋友垫在桌子上——我就不信你还有心思打。你父亲的态度很明确：麻将将而牌纸牌，是上策。打纸牌动静小是其一，更主要的，就算校方发现，一副牌牌没收了你也不至于心疼。另：校方没收纸牌时你不可太老实，建议你抽出两张，让他们也玩不成。

……

这封信提前了 16 年。提前 16 年写的好处是：有 16 年的时间来修改，更正，增补；坏处是：16 年里都得不到回信。

提前 16 年写这封信，确实有难度——不知道收件人地址怎么写。因为你住在我家。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收信人跟寄信人的地址不能相同，但是邮递员会认为你父亲脑子有病。

吾儿，我都能想到你收到这封信的回应——你撕开信封，扯出信纸，然后再撕成一条一条的，放进嘴里嚼下去。你这么做，我认为是原因有三：一、信的内容让你生气了；二、你不识字；三、你是自闭症，撕纸就是你的一一个特征。不知道你是哪一点，盼回复。

一年 365 天，每天都差不多，但是因为有人在那天出生，上大学，结婚，第二次结婚……那一天就区别于另外的 364 天，有了纪念意义。吾儿，你也一样，在你的生日之外，还有一天，对你父亲还是对整个家庭来说，都意义重大，你父亲的人生方向都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——那天，你被诊断为自闭症，你才两岁零六天。

那天凌晨两点，我就和你母亲去医院排队挂号，農曆新年刚过，还是冬末，你母亲穿了件羽绒衣瑟瑟发抖。

在寒风中站到 6 点，你母亲继续排队，我开车回家去接你。到家把你弄醒后，带上你的姥姥，我们又匆匆赶回医院。那天你真可爱，一路上咯咯笑个不停，一点都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。你姥姥本来就不同意带你去检查，半路上就说不去了。但我还是要带你去。

你都两岁了，不会说话没叫过爸爸妈妈，不跟小朋友玩，你也不玩玩

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，八一路口，用去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天色已微亮，那种被阴暗笼罩的光线，依然让人觉得沉闷和压抑。

看着没有尽头的四下涌动的水流，心底忽然生出深深的恐惧，若是哪一处有丢失了盖子的窨井，一脚跌进去，恐怕很久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寻到吧？

陡生的念头让我的身体开始在水中打战。但也只是那么一刹那，我便将这个念头抛掉，继续前行。

短裤已经完全湿透，深处的水已至腰部，湍急处，水流和身体撞击后会泛起水花打到 T 恤上，我尽量抬高左肩，不让雨水打到保温桶上——虽然知道无碍，潜意识里，还是怕会把鸡蛋羹弄凉。

3 过了八一路，继续向东，挪到沂蒙路的时候，也终于到了地势略高处，水流依旧湍急，但水深明显下降，露出了膝盖。

看了看时间，已经 6 点半，也终于看到同我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出行的三两个人，撑着伞趟着水艰难前行。

沿沂蒙路向东，走了几百米后，在市政府的门口，远远看到有保安站在路边。快走时，他边比画边冲我喊，两米之外有台阶，留神别摔倒。

我放慢脚步，小心试探前移，果然探到一个略高的台阶。

小心迈下去，路过他身边时，他说已经站了一早上，生怕有行人在大门外这一左一右两个高台阶处出意外。“还好，一早上也没过几个人，”他问我，“姑娘，这样的天不在家待着，出来干吗呀？单位放假，学校停课。”

我笑笑，没有答，只是谢过他，继续朝前走，并用力加快了在水中的脚步。

终于到达东端的沂州路，到达这个城市的高处，终于看到了路面。行人也渐多，看看时间，已是 7 点钟。两公里的路程，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。



作者：妞妞

这时，雨已经彻底停了。收起伞，我开始下意识奔跑。凉鞋在脚上觉得很重，跑了几步我把它脱下来，和手中的伞一起丢掉。也不知道还有谁记得那天早上，临沂市的沂州路上，一个女子穿着湿漉漉的 T 恤和短裤，光着脚，抱着一个保温桶在雨水冲刷过的柏油路上奔跑。

4 终于在 15 分钟后，我跑到了目的地——临沂市人民医院。在呼吸科二楼的住院部，右转第一个病房，我冲进去时，一屋子的病人、病人家属及换药的护士，全都愕然地看着我。

我望向靠近窗边的位置，哥哥正用毛巾给父亲擦手。然后哥哥也看到我，那么不动声色、沉得住气的男人，眼睛一下就湿了。

他转开身去。我抱着保温桶走到病床边，喊了一声，爸。父亲看着我笑起来。没有愕然，没有惊异，甚至没有说我浑身湿透的狼狈。他的脸上，只有笑容，虚弱到极限的笑容。然后，他轻声问我，放糖了吧？

放了，放了很多，保证甜。我拉过凳子坐在床边，打开保温桶。两个多小时后，嫩嫩的鸡蛋羹依然发出暖暖的热气。可以嗅到味道的香甜。

我一勺一勺盛起蛋羹，慢慢喂给父亲吃。甜吗？

他点点头。好吃。他边吃边笑。

一下子，我如释重负，此时才感觉腿上和脚上有几处尖锐地痛起来。低头，看到腿上、脚蹠处和脚背不知被什么划出了清晰的血印。然后，浑身力气耗尽般地疲惫到整个人几乎瘫软。

那个夏天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的体重从 53 公斤降到 45 公斤。但是，这一场艰难的“跋山涉水”，我竟然丝毫没有觉得累，前行的力量满满的。

直到这一刻。我累了。

父亲似乎也是，吃了几口之后，缓缓地摇了摇

头。

5 那是父亲入院的第 39 天，他已经虚弱到除了微笑，连挪动身体的力气都不再有。那段时间，每天早上，他只吃蒸好的鸡蛋羹，并且，要放很多糖。他只要吃甜的。

于是每天早上，我早早把蒸好的鸡蛋羹送到医院，6 点半左右，喂给他吃。

那是父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，因为吃饭对他来说，已经非常艰难，每次吞咽，都会影响到他的心律和呼吸，一顿饭，要用去很长很长时间。所以这一顿早餐，这碗甜鸡蛋羹，重要性已超过任何昂贵的药物，是它们的能量，在延续着父亲最后的生命。

所以，这一顿早餐，值得我付出一切来送达。

这一次，父亲却没有能够吃完这一小碗鸡蛋羹，尽管他说“好吃”。

然后，父亲亦无法再进水和说话。两个小时，他陷入昏迷。

当天下午，在被接回家 20 分钟后，父亲去世。

那场下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雨，新闻里说，60 年不遇；那顿他最后的早餐，跟着我在雨水里跋涉了两个多小时的鸡蛋羹，是甜的。他说，很甜。

很多年前，奶奶说过，一个人最后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，下辈子过的，就是什么日子。

所以，老家有风俗，人过世之前，弥留之际，亲人会放一口白糖在他口中。

那么，冥冥之中，我是预感到这是父亲的最后一顿饭吗？所以才不顾一切地，要在这个雨水淹没城市的早上，赶到他身边，给他送这一碗甜鸡蛋羹？而他，耗尽最后的心力一直等到了我，等我来完成做女儿的最后使命。

这是他和，一对父女，从没有过任何约定的一场人生最重要的约会。还好，我们都没有爽约。

具——知道你是想替父亲省下买玩具的钱，但有些玩具是别人送的你玩玩没关系的；叫你名字你从来都没反应就像个聋子一样，但你耳朵又不聋；你对你的父母表现得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很伤我们的心。你成天就喜欢进厨房，提壶盖拎杯盖的，看见洗衣机就像看见你的亲爹。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下心。

到了医院才知道，你母亲差点白排一晚上队了，中间进来几个加塞的眼看你母亲拥挤。你母亲急了撂下一句狠话：如果我今天看不成病你们谁也别想看成。你母亲字正腔圆的东北话发挥威力了。有个老头脱下假发向你母亲致意。还有一个人则唱起了赞歌：这个女人不寻常。

吾儿，在大厅候诊的时候我们很后悔，怎么带你来到这个地方来了：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一直都很文静却突然大声唱起“老鼠爱大米”；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直在揪自己的头发——揪不下来就说明不是假发但还要揪，还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直在候诊室晃荡，不时笑几声，笑得让人发毛……北大六院是个精神病医院，我们不该带来你这个地方的。

好在很快轮到我們了。你像是有所感觉，却开始哭起来，死活不肯进诊室。吾儿，医生其实没那么可怕，医生也扣鼻屎，刚离我閒逛时看到的。而且跟我們一样，医生扣鼻屎也是用小拇指而不是用镊子。可能的区别在于：医生扣鼻屎前会先用酒精给小拇指消毒。

给你检查的医生是个专家，我们凌晨两点就来排队就是想给你最好最权威的。专家确实是专家，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很不一样：第一句，我接个电话。专家说电话也很有风格，干脆简短：……不卖！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，烦不烦。

但是我希望专家跟我们说话还是别太简短了，最好婆婆妈妈多问几句，我们凌晨两点排队不能几句话就给打发了。

专家问了你很多，但我们都代劳了。你太不喜欢说话了，以听得懂为标准：迄今为止你还没说过一句话。你不能跟小狗比，小狗见到我会摇尾巴，你有尾巴可摇吗？所以你要说话，见到父亲上班回来，你要扑上去说：爸爸你这么做提前回来了，有个叔叔在妈妈房间还没走。

专家还拿了一张表，让我们在上面打钩打叉，表上列了很多问题，例如是不是不跟人对视、对呼唤没有反应、不玩玩具……符合上述特征就打勾。吾儿，每打一个勾都是在你父母心上扎一刀。你也太优秀了吧，怎么能得这么多勾？！

专家说，你是高功能低智能自闭症——吾儿，你终于得到了一把叉了，还是一把大叉，又在你名字上——你的人生被否决了；你父母的人生也被否决了。

专家说完，你母亲说了三个字：“就是说……”。就是说什么啊，就是说可以高高高兴兴去吃饭了？就是说将来不用为重点小学发愁了？就是说希望在人间？还是就是说，医生，嚇人是不符合医生的哦。

吾儿，你母亲当时只说出了“就是说”三个字，之后就开始了哭。专家拿出了她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她说：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

人道主义是催泪弹。你母亲泪如泉涌——哇塞，也太多了吧，我看她以后三年都没泪可流了。

我问专家：自闭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专家说了很多，什么神经元什么脑细胞……我不想知道这些医学

術語。我对专家说：您就简单说吧。专家去繁就简，一言二字：未知。那怎么医治呢？专家曰：无方！不知道病因，又没有方法治疗，这他妈的什么医院。你的父亲当时英文都逼了出来：FUCK ME!

正如专家所说，也不是完全没希望。有几家康复机构可以选择。专家开始化身指路神仙了，机构分别叫什么在哪里怎么去。你知道的还不少啊，专家。

人机构就能康复吗？你父亲又问专家。专家说：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全康复的案例。

吾儿，你知道绝望有几种写法吗？你知道绝望有多少笔画吗？吾儿，你还不识字，将来你识字了，我希望你不需要知道这两个字几种写法多少笔画，你的人生里永远不需要用这两个字来表述。

专家说你这是先天的，病因未知。就是说，你姥姥姥爷把你带大，免责；你父亲母亲把你生出来，免责！我们都没有错，有错的是你？！

是你父亲母亲的错，吾儿，父母把你生下来，让你遭受这种不幸。

吾儿，知道那天你父亲是怎么从医院回家的吗？——对，开车。你说对了。

你父亲失态了，一边开车一边哭，三十多年竖立的形象，不容易啊，那一天全给毁了。你父亲一边开车一边重复这几句话：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

你的姥姥双唇紧闭，一言不发，把你抱得紧紧的，就像在防着我把你扔出窗外。

你的母亲没哭，她没哭不是因为比你父亲坚强——车内空间太小，只能容一个人哭。你父亲哭得刚停，你母亲就继续上了，续得那么流畅自然。这就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无缝续哭？

吾儿，到家后你父亲没有上楼，你母亲你姥姥抱你上的楼，你父亲还有几个电话要打。第一个电话打给你哈爾濱的姥爷。你出生不久，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把你扔在哈爾濱，自己在北京享乐。这两年都是姥姥姥爷带的你。你父亲不好打电话跟你姥爷解释：你现在这样不是他们带的不好，他们在他们手上得到了最精心照顾呵护，我要深深感谢他们。

第二个电话打给你湖南的爷爷奶奶。这事跟他们不太好说。后来发现不用怎么说，只要说个开头就可以了：你孩子将来可能是个傻子……电话那头就开始哭了。OK！电话别挂，放一边，吃完晚饭回来，再拿起电话，还在哭。电话还是别挂，放一边，吃宵夜去。

后面几个电话是打给你的大伯二伯，还有你的姑姑。他们的表现……？你姑姑这个娘们跟她妈一样，两个伯父表现不错，至少没哭。

父亲的朋友圈里，你父亲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你胡某个叔叔，他是你父亲的死 party。胡叔叔还没生小孩呢，嚇嚇他，嚇他以后不敢生小孩，收你为养子，他的房子车子将来就都是你的了。

你父亲还想打电话，却发现没人可打，电话里存了 200 多个号码，跟谁说，怎么说——嘿，兄弟，我儿子是自闭症……嘿，姐们，你听说过自闭症吗？

那天你父亲哭得就像个娘们，花园的草看到了，你父亲可以拔掉；树也看到了，你父亲没办法，他们受《植树法》保护。杀人的心都有，却奈何不了一棵



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

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树不逝。

吾儿，一个人不吃飯光喝水 7 天不会死你知道吗？这点应该不需要你父亲验证，所以第二天你父亲就进食了。

吾儿，自打从医院回来，你父亲发现家里面可以坐的地方多了。台阶上，坐；门框上，坐；玩具车上……到哪都是屁股一坐。

吾儿，你父亲做错过很多事，但最正确的就是跟你母亲结婚，你父亲未必伟大光荣正确，但你母亲确实勤劳善良勇敢。你母亲为了照顾你，果断地把工作辞了。

吾儿，你父亲只是三日沉沦，沉沦三日，他马上振作了。振作的标志就是：肆無忌憚的开玩笑。

吾儿，你父亲每天在微薄上拿你开玩笑，不是討厭你，是太愛你了。你舉手投足都是可愛，你父亲胡言乱语也都是愛。希望你明白。

吾儿，你收到这封信后，我知道你会把他吃掉。你爱吃餅乾，但我找遍了全世界，也没找到餅乾做的紙。SORRY。所以你就别在意口感了，至少比烟头泥土好吃吧，你又不是没吃过。

信里面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医院的事，那些事情忘了，索性写出来，你吃掉，以后也就没有了。

那些都是你的过去，不是你的现在，更不是你的将来。现在你一天比一天进步，我在眼里的乐在心里。你势头很猛啊，小朋友，不得了啊，照此发展，你八十岁的时候就可以说：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嘛。有的人八十岁未必能達到，一个曾经的高官现在的階下囚说：我就想做一一个普通人。呸！不经过努力没有奮鬥能成爲普通人嗎？

你父母也是普通人，一生下来就是，到死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，无趣。所以虽然你最后还是沦为普通人，但你的这一生比你父母有趣多了。不许骄傲。

我对你有曾经很多期待和愿望，这些期待和愿望有的冠冕堂皇得上台面，比方你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；比方你当上省委书记；比方成为考古工作者；比方成为哪位部长的浮帖兄弟承包点工程……这些其实都是浮云，算不得什么，父母对你最大的期待和愿望：你是一个快乐的人。这个愿望说大就大说小则小，但希望你能帮父母完成，我们也会尽力协助，但主要还是靠你自己。

上不了檯面的願望和期待，父親其實更期待你實現：搞大一個女孩的肚子。前提是：別強求，注意方式。

你父亲年轻时，情书写得才華橫溢，以為會收穫愛，結果只得到兩個巴掌，頗意外。——你父亲后来总结出的经验可以作爲家訓，世代流傳下去：寫給 A 的情書，務必裝到 A 收的信封里，而不能是 B 收的那個信封。子孫後代切記！

但父親這次給你寫信，真情實感，句句發自肺腑，尤其沒有裝錯信封。希望能得到你的愛。

還有，回信的時候，雖然收信地址還是我們家，收信人就是我，但我還是希望你跑一趟郵局。郵局有個女孩長得不錯，迫到手我给你騰房。OK？